羣書疑辨

老友國子助教旭峯陳君自鄞郵書於杭言其鄉人將梓季野先生羣書疑辨而問序於僕夫僕則何敢序先生書哉昔甘清容居士為王尚書困學紀聞序論者謂其於学蓋無所得今先生之學可嗣為書而僕之文不

如清容得無為世誚乎雖然表章先
哲引翼後進學使者之責也則請
以所見言之先生博學彊記精力絕
人頗嘗受業於黄先生宗羲之門不
為無用之學雖於書無所不窺而恒
識其大者要於經也尤詳於喪祭二

禮其於史也尤詳於勝國典章人物
蓋先生以先王所以立教君子所以
蹈道唯慎終追遠二者為急遭秦火
後典籍殘缺漢唐以來君相之制作
儒者之議論得失不一思薈萃討論
以為世則而本朝二百餘年之文獻

政治乃憲章之大法經世之要圖治
亂之龜鑑不可不講明熟究故其平
日用力最深會明鼎革至所措施乃
以生平所得筆之簡編詒後世斯
其為學著書之大旨也是書凡十
二卷前六卷論辨諸經皆求其理

之是以不安而不苟為異同一洗宋
元儒者門戶之習雖其間有攷之未
詳其有可備一義而未敢信為必然
者有勇於自信而於古未有確證者
然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視元宗先
生所為儀禮商諸書特為矜慎矣其

中如論禘祫之非二祭春秋之用周正廟制應從劉歆喪期應從王肅祝牿發玄冠祔已主不復寢大夫士有左右房夾室在序之兩旁慈母乳母當依儀禮正文之類皆精確不可易其第四卷雜論喪禮諸則明先聖之

制度流俗之失酌古今之宜洽情理
之中尤盡善可施用七卷以下考廟
制辨石鼓及古文隸書篆爵河源
亦具有理致援依足資考證末二卷
論史事多核文直推見至隱至闡忠
義誅奸回獨詳於宋元之際者先生

自以為明之遺民故不忘故國之意時寄於尚論之中猶尚書之惓惓於致堯昭諫表聖諸人也其於有明一代尤詳嘉靖之世則以正德以前君德雖替元氣猶存自世宗以剛愎乖戾肆于上馴至老成屏棄僉壬競

進人才習俗淩夷敗壞以至於亾推
原亂本實坐於此也嗚呼觀於此書
可以知先生之志矣先生之書見於
全氏所作傳中者甚夥嘗在史局爲
王尚書鴻緒作明史稿又爲徐尚書
乾學作讀禮通考一百六十卷今俱

傳於世其歷代史表廟制圖考儒林
宗派聲韻源流考石經攷異篇河源
考六書已著錄於
四庫書目餘多未顯此書則彙平日
所論辨撮輯而成者也吾聞四明之
學遠有端緒自攻媿厚齋後五百年

而有先生昆弟為極盛繼此則謝山之精博為庶幾焉今其鄉後進知愛先生之遺書刊以行之是其好古鄉學之志有非他郡所能及者誠由先生之書而從事於先生之學則不獨四明文獻之傳賴以不墜即蕺山南

需之儲且將有傳人焉此則僕所厚
望也已嘉慶丙子二月既望浙江督
學使者山陽後學汪廷珍

羣書疑辨卷一

目錄

羣書疑辨卷第一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易說

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乃朱子解易嘗以陰陽爲言失其義矣夫易本爲人事而作故孔子彖象傳止言剛柔不言陰陽葢剛柔乃屬乎人身而陰陽則屬乎氣化也六十四卦無卦不言人事即無卦不言剛柔其閒及陰陽者不過乾坤否泰四卦而已四卦爲全易之樞紐故言及之然亦非舍人事而專言氣化也孔子之書顯

然朱子乃故背之而耑言陰陽則過信莊周之說以爲即聖人之說而不知其道之不同也今試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詳攷之有耑言陰陽者乎雖曰剛即陽柔即陰言陰陽即言剛柔不知人事之與氣化終不可合而爲一氣化主之于天于人事何預繫辭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承之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仍以人事言矣蓋人本陰陽之氣而生既生則聽乎人而不聽乎天矣醫家有人身一小天地之說此于治病調其五行六氣不爲無理而非所語于易書也學者讀書窮理孰不考信於孔子孔子之言

如此而朱子之言乃如彼學者將信孔子乎抑信朱子乎然朱子之異乎孔子非止此一端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爲四德而朱子曰非也乃大亨而利于正也孔子之易即伏羲文王周公三聖之易而朱子曰非也有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四聖各一意也孔子八卦之序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次而朱子曰非也乃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孔子言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其贊易者不一而足而朱子曰非也易本卜筮之書也孔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

中矣易止有三畫六畫之卦而朱子曰非也易有二畫四畫五畫之卦八卦生十六卦十六卦生三十二卦三十二卦生六十四卦也孔子言卦變所謂剛來而得中剛來而下柔之類蓋主乾坤變六子而言朱子曰非也此六十四畫旣成之後彼此互易而爲變也凡其立義無不與夫子背且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更入粗不得夫以易爲卜筮之書此呂政李斯之言前此未之聞後此亦未之聞也朱子酷信此語言之至于再三必欲下儕京房焦贑之易林而後已由其道陰陽而言則司馬談兵六家指

要當列之陰陽家由其主卜筮而言則班固撰漢書藝文志當列之蓍龜家何自古迄今必以易爲五經之首哉夫易理至精故孔子學易至韋編三絕朱子乃粗說視之所撰本義止以占筮者爲言大非易之本指乃謂他人揔說得好只與義無干然則本義之論解占筮者反於易有干乎夫朱子於參同契陰符經解之極精何于易率意乃爾以四聖人開天明道之書而止謂其道陰陽論卜筮何小視聖人而輕視易道也學者但以經爲主而無惑乎本義斯得之矣

卦變說

按先儒言卦變者不一其以十二辟卦爲主去乾坤不用而以復姤臨遯泰否壯觀夬剝十卦主變者自荀九家虞仲翔荀慈明王輔嗣范長生盧氏孔仲達以至鮮于子駿劉長民朱子發郭子和王逢皆是也朱子卦變圖亦用十辟卦爲卦其以十辟卦爲主復姤重出及釋彖傳文與此說異其以十辟卦爲主用六子分主者吳草廬朱風林羅一峰也其于十辟卦之中去壯觀夬剝不用而以六卦主變者趙汝楳也其以乾坤主變者程正叔蘇子瞻王童溪徐進齋馮仲房豐存叔何立子也其以反對言變者薛溫

其俞玉吾儋輔熊叔仁來矣鮮楊止菴郝京山也其不主乾坤不用十辟卦以爻畫挨換爲變者朱紫陽也朱子釋彖傳之說如此較諸說中此最不合聖其不言卦變但以剛上柔下爲定體而以剛下柔上言往來者石徂徠湛甘泉劉念臺也散者爲說不同惟程蘇之說猶得作易之本原故今特取之蓋所謂變者非六十四卦既成彼此互易爲變也自無而有之謂變當聖人初畫乾坤時未嘗有六子也六子之卦由乾坤而變變即生之謂也程子言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故卦以乾坤言變方得畫卦之本原若謂六十四

卦既成然後彼此互易而爲變則非本原之謂而聖人亦不若是其多事矣葢由朱子確信康節一每生二之說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是以反祇程子爲牽强也自程蘇而外惟十辟之說爲近葢淮南九家已有此說其來最久也第乾坤生六子八卦重六十四卦則十辟卦亦乾坤重六子而成今乃謂震坎艮二陽四陰之卦自臨觀而變巽離兌二陰四陽之卦自遯壯而變豈六子反爲十辟所生乎總由不知成卦之本原是以若此顛倒也若來氏綜卦之說獨才亦有之其來亦久第反對之卦乃文王所次未必盡伏

羲之舊則來氏所取之卦變乃六十四卦既成而後見亦非成卦之本原也其他若吳草廬之說既以十辟主變又分六子以主變蒙十二卦是何頭緒之多乎總之言卦變者能合作易之本原方爲有理若不得其本原而沿流逐末說雖巧吾不敢也

互卦說

易有互卦先儒以繫辭中爻當之愚謂中爻未必指互卦而其說則具于左傳孔聖人之前已有之如周史之占陳敬仲辛廖之占畢萬謂非互卦而何周人已用此爲占漢以後儒者安得廢之夫易自商瞿而後漢有施孟梁京四家並立學官今其書不可見矣見于李鼎祚周易集解者凡三十餘家見于李衡周易義海撮要者又數十家莫不言互體其不言互體者惟曹魏之鍾會而王弼之註易亦然孔穎達正義因之至于宋儒務排前人之說而尚義理互體無一

人語及矣迨元明之世復有起而語及者其說更精往往出漢人之上益知互體之不可廢而崇尚義理者之偏也夫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聖人之作卦爻詞崇取乎象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互卦之設但取其象以補上下二卦之未及此易中之不可少者安得盡廢之使其說可廢則聖人于八卦之象但取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足矣何故又有乾首坤腹諸象但取首腹諸象足矣何故又有乾馬坤牛諸象但取馬牛諸象足矣何故又廣八卦之象兄以備互卦之

用而象不可以不廣也不然聖人豈好爲多事哉葢昔之聖人函義理于物象之中後之儒者擯物象於義理之外是聖人合之爲一者後人岐而二之矣豈知立象以盡意象立而義理無所不該矣安得背聖人之指而從王弼之教哉昔呂政焚書易獨以卜筮故不焚故自商瞿傳之橋庇橋庇傳之馯臂馯臂傳之周醜周醜傳之孫虞孫虞傳之田何而易遂大行于漢初其傳授分明如此非若書之伏勝詩之申培轅固禮之高堂生春秋之胡毋子都至文景之世而始行也如淮南九師即漢初之人後世所謂荀九家

者即其說也其書未嘗不講互卦則知漢初諸儒固直接商瞿之傳矣後之談易可力排其說而虛談義理哉今觀乾之文言三四爻皆稱重剛夫三固可謂重剛四何以亦謂之重剛則以互卦二體皆乾也舉此一端而其他可推孰謂互卦可盡廢哉

詩說

自秦焚書五經皆燬詩之存于今者非聖人刪定之本也聖人刪定之本漢時已不可得矣何以知之詩爲聖人所刪必有貞而無邪有醇而無疵而今之詩不然以是知之也試考之國風不但列國可疑即二南亦多可疑如野有死麕眞淫奔之詩也乃以爲美貞女何彼穠矣本桓王之詩也乃以爲周初騶虞之一發五豝其慘毒不仁甚矣乃以爲美諸侯之仁恩此果可信乎標有梅之急於自鬻江有汜之廹于從人此偷俗薄行曾謂文武之世有之乎昔聖人論伯

魚爲二南必其有益於身心有裨于治化也若但如今之二南遂能免面牆之誚哉他如鄘之桑中鄭之溱洧必爲夫子所已刪新臺鶉奔絕倫滅義之甚豈垂示後世叔于田之譽逆弟揚之水無衣之譽叛臣氓之蚩蚩株林之傷風敗俗聖人豈有不刪倘聖人刪詩而此等猶存然則所刪者何詩耶若夫二雅益有可議關雎之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夫大雅卷阿以上固可謂政之大矣小雅菁莪以上安見爲政之小乎二雅各有正變蓋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此毛萇以來之舊說人無敢議

之者吾竊以為不然仝一美也刺也何由分為二雅此理之必不可通者而先儒亦無别解吾意二雅中凡正雅皆大雅也凡變雅皆小雅也此當以正變分二雅不當于二雅中自分正變一徵之左傳季札聘魯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徵之史記太史公言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夫今之解小雅者孰不謂盛世之音何以謂之衰謂之怨誹則以小雅皆刺詩也故大雅自文王而下小雅自鹿鳴以下皆美詩則皆大雅大雅自民勞以下小雅自節南山以下皆刺詩則皆小雅故曰當以

正變分二雅不當於二雅中自分正變也嘗考之詩刺厲王者止五篇刺幽王者至四十六篇夫厲王在位五十一年幽王止十一年厲之流毒實甚于幽何以刺厲者反少刺幽者反多向知簡編淆亂毛氏所分之二雅不足信也或曰子之言辨矣于古亦有證乎曰有劉歆言秦焚詩書漢興惠帝之世始除挾書之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自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足知詩非删定之本矣班固亦言詩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益知詩爲衆人所集矣蓋漢初諸儒習聞詩三百之語故

當漢定之後各以平時所記憶皆筆之簡冊足成三百之數又自以己意分爲風雅頌以爲孔聖之遺書如是夫孰知非其定本哉宋末王栢氏著詩疑曾有是言但彼篤信朱子詩傳因朱子多解國風爲淫詩故有是疑不知詩本可疑所可疑者不在是其言非聖人删定之本則不刋之論也世有以是罪我者亦不敢辭

詩序說

詩無所謂大小序也世所傳大序卽關雎一篇之序作者特以全經大旨總序于首篇葛覃以下則以次序之先儒乃以關雎之序爲大序而分葛覃以下諸序爲小序甚無識也梁昭明太子竟以大序爲子夏所作列之于文選尤爲無識或曰詩序非子夏所作將誰作乎曰此衛宏所作也後漢書儒林傳言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于世先儒非不知而故諱之或曰孔子所作或曰子夏所作或曰太史採詩時所作陸德明釋文引沈重說大序子夏作小序

子夏毛公合作子夏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書經籍志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或以爲詩序首句毛公作下皆衛宏作衆說紛紜將何所據吾直歸之衛宏而已矣夫使詩序而果出于孔子子夏太史則毛詩之外尚有韓齊魯三家其說宜歸于一何以關雎一篇毛氏以爲美而三家皆以爲刺乎舉此一端其餘可推惟出于衛宏故其說多穿鑿如卷耳之求賢審官蒹葭之不用周禮衡門之誘僖公此豈得詩人之意者乎愚謂三百十一篇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太史所作并非毛公所作何以明之

舊說言子夏傳曾申曾申傳李克克傳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荀卿荀卿傳毛亨毛亨傳子萇其源流如此此則萇爲詩序必得詩人本旨今觀關雎之序因論語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二語乃以此四字入于序中而牽强解之此豈傳自子夏者乎小雅節南山至何草不黄凡四十四篇序皆爲刺幽王其有本非刺者則曰陳古以刺今此果子夏之本旨乎昊天有成命本頌成王之德也乃以爲郊祀天地自古有合祀天地之禮與祗因王莽曾合祀故衛宏附會之孰謂子夏而有是說乎子夏無是說則毛萇

亦必無是說何詩序之紛紛淆亂哉蓋毛萇止因詩
以作傳衛宏則因傳以作序是以彌失其眞也夫以
序爲孔子子夏太史所作則不可以序爲衛宏所作
庸何傷況漢書明著其說何故棄而不取信後人讀
書稽古莫不取徵于前史前史已載而猶不信豈他
書之雜出者顧可信哉總由宋之儒者尚辟漢儒元
明之儒者又尚辟宋儒欲辟宋儒不得不推古之賢
者以爲重而宏之德業不足以服宋儒故明知詩序
出宏手而有意諱之也宋之首排詩序者實惟鄭樵
而朱子繼之鄭說人不之信獨朱子之說盈天下惟

其誤解國風故人益推尊詩序而不知兩者皆失其平也先儒惟歐陽氏詩本義呂氏讀詩記寔爲醇正蘇氏詩解直斥序爲衛宏作是也而猶用其首句則擇之未盡善也嚴氏詩緝爲千古卓絶之書而堅執序爲史官所作則偏信大序之故也若石林葉氏旣信爲宏作又疑非宏作且云鄭元與宏畧相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序爲孔子作夫宏仕于光武時元年于獻帝世相去百五十年何云畧相先後彼于時世且未審又何足與辨是非哉

古文尚書辨一

南宋以後儒者之排古文尚書何其甚也古文出自孔壁中孔安國爲之傳凡五十九篇其後都尉朝庸生胡常徐敖王璜塗惲桑欽遞相傳授以至東漢之賈徽賈逵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周磐劉祐張楷孔昱孫期皆傳其學而先聖裔孫孔僖傳言孔氏世傳古文尚書此其授受源流歷歷可據孰敢議其僞即至魏晉之時鄭冲傳蘇愉愉傳梁柳柳外弟皇甫謐得之以傳臧曹曹傳梅賾此見于史傳彰明較著者安得謂梅賾始傳僞古文始出于賾則兩漢所

傳者何書耶鄭冲以下相傳者何書耶說者見鄭元之釋諸經杜預之釋左傳凡遇古文尚書皆注曰逸書因詆爲僞不知古文不立學宮人間誦習者原少元生于漢末兵戈雲擾宜有所未見預在晉初時方尚清談經籍道息而古文止鄭冲蘇愉傳之亦宜其未見無足怪也若謂出于賾手則賾之文學必高出于時豈爲晉代之大儒何當時無一人稱述之儒林傳中亦無一語言及今古文尚書具在其文章典雅義理深醇無論賾不能撰卽兩漢諸名儒豈能彷彿其一句如此而猶疑其僞必如三盤八誥之艱澁雁

揣令人不可解釋者乃謂之眞耶試取今文論之如二典皐謨禹貢無可議矣甘誓之孥戮酒誥之羣飲咸殺此商鞅韓非之法後世庸主之所不忍者而謂古帝王爲之乎盤庚之三篇不過數十言可了而乃演爲數千言大要廹之以威動之以鬼神初無體恤民下之意此不足爲有無即不傳亦可大誥嵩以下吉爲言亦假鬼神以脅服之初無深義多士多方不過言爾先王取夏亦如此不可違我命亦無深義呂刑之贖非及于大辟此豈可爲後世法費誓止飭行陳反不若秦誓之篇有補于君道愚謂今之尚書必

非聖人刪定之書聖人之本止存魯國未必遍行天
下且當時無楮筆傳寫而列國方與于戰伐何暇及
詩書之事即門弟子于羣居講習亦不過口相授受而
得之簡編者必寡今廿誓吕刑諸篇必有爲孔子所
已刪者其未刪之前學者先已誦習故猶傳于後世
若刪定之本則已燬于秦火伏生之授晁錯豈果先
聖之定本哉後人不疑伏生之書而反疑孔氏壁中
之書亦見其無識矣

古文尚書辨二

伏生今文所以詰屈聱牙至不可句讀者實由伏生年老語不可曉其女傳言授錯而齊人語與潁川殊錯所不知者十之二三畧以其意屬讀故致艱澁如此非尚書原本固然也若古文尚書則出自孔氏壁藏其言明白正大如日月昭垂無一篇不可為後世法視今文之甘誓盤庚大誥多士多方呂刑費誓諸篇不啻碔砆之與和璧奈何反疑為偽而惟今文是信哉今文周誥中屢言周公曰王若曰吾意古人必無是體周公既攝政其所出誥命即成王之誥命也

何必自標于天子之上以顯示于天下哉後世大臣攝政如周公者多矣未聞所出詔令盡歸於已以招權而示威也此必伏生父子有所遺忘而文不能援故妄加斯言以更端而後人誤仍之耳豈周誥之本文如是哉夫學者讀古人書在別其義理之深淺而文詞之險易其次也以古文之深醇如此而人猶議之然則汲冢周書穆天子傳可駕於禹謨伊訓說命之上而樊紹述之文遠勝退之子厚矣近時有爲尚書疏證者痛詆古文之僞謂即出于梅賾之手一日問予曰子意若何余對曰自唐宋迄元明詆古文者

數十家矣予非不知之然而其文不可議也使尚書而無古文不當列於五經矣安得頒之學宮與易詩春秋並重哉其人亦不以爲怍故愚謂今文之艱深固非後人所能作而古文之理足詞醇又豈後人所能假況二典皐謨洪範無逸其文亦顯易與古文無甚殊亦不可疑爲僞撰而槩斥之哉漢武帝因轅固黄生爭言湯武放弑語有之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爲愚今天下之僞書多矣何必疑及古文拾前人之唾餘而自矜爲博學哉

古文尚書辨三

尚書之有今古文也今文少而古文多凡今文所有者古文無不有古文所有者則今文不盡有全出壁藏而多寡相懸者何也史記言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是則伏生所藏固不止二十九篇孔氏之古文必盡在其內特以兵亂失之而後人不獲見耳學者因其書無大禹謨等二十餘篇遂疑出孔壁者爲僞豈通論哉夫同一壁藏而有全有不全者則以先聖宮牆人莫敢壞而伏生一

老博士流離播遷力不克護持耳然數十篇雖亡其平日所記憶者猶可筆之於書授諸後學生乃竟忽之止以二十九篇教授是則生之過也若孔壁之書固無所損使當時有識科斗者盡譯出之必更多于五十九篇乃安國不能識時人亦無識者遂不能復百篇之舊其所餘剩簡又上之于官藏于書府不復可見致後人有遺恨是伏生既失之于前安國又失之于後皆經籍之不幸而斯道之缺事也蓋是時武帝倦勤不復留意經術故古文不及表章使如宣帝詔求能通古文者四海之大必有起而應詔之人得

以隸書傳寫將殘簡猶可盡錄而今文之詰曲難曉者亦可因是而釐正惜乎失此一機也先儒之議古文者謂較之今文若出二手此說誠然愚謂古文無瑕可議所可議者今文也今文亦有平易者皆無可議所可議者詰曲難曉之文也今不疑其可議者反疑其無可議者不亦異哉朱子之疑古文謂千百年前人言論收拾于灰燼屋壁之中豈有一字無誤如此可疑夫孔壁所藏更有孝經論語禮記亦無所舛謬豈盡僞書乎今文之商盤周誥所以曉諭愚民者極爲古奥則在數百年前諸聖人相語一堂者當更

有甚焉乃唐虞之典謨反覺平易豈可謂商周之文眞而唐虞之文僞乎以禹謨伊訓太甲說命旅獒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諸篇而悉斥之爲僞必病狂喪心之人茍其不然寧有是謬妄之論哉至吳澄郝敬竟擯古文於今文之外何無忌憚如此今二子書具在何人取而閱之徒陷于狂妄而已矣

讀儀禮一

士昏禮初言舅姑既沒則婦入廟三月乃奠菜後又言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註以祭行爲助祭其意謂古人四時皆祭三月之中必過一祭故因助祭而謁見祖宗愚竊以爲不然此之祭行與上三月奠菜同義前則言舅姑既沒之禮後則言舅姑皆在之禮舅姑沒則止奠菜于舅姑而不見于祖廟舅姑存則舅姑率之以見祖廟而不行奠菜之儀其期皆以三月若謂助祭而卽謁見則此祭有數日卽遇者有一月而遇者有兩月三月而遇者其期不一與三月之文不

合禮記載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若是乎廟見之重也豈有不往謁祖廟者乎既謁祖廟豈有不行奠菜之禮者乎曾子問又言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既言三月廟見豈有數日或一月二月而可廟見者乎既言擇日祭禰則祭祖亦必擇日若遇時祭而謁見又何煩擇日乎禮娶妻必親迎卽諸侯亦見而親迎蓋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主其禮不可不重也今不行特見之禮但遇時祭而謁見何其輕之至乎然謂廟見卽行奠菜

之禮何也蓋祭必以時不可得而增損倘因婦廟見而特增一祭是瀆也故但奠菜而已且祭舅姑止奠菜而祭祖不得而踰之故知此非特祭也然經言三月祭行而此言奠菜得毋剌謬乎曰學記言皮弁祭菜則奠菜亦可謂之祭豈必陳牲列俎然後名爲祭哉其必定以三月者何也非三月不成一時既以三月祭舅姑必以三月見祖廟不可得而異也孔穎達釋禮記亦以三月廟見爲遇時祭而見其失與鄭氏仝不可信也

讀儀禮二

儀禮士昏禮篇婦餕姑饌之後有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之文鄭康成註曰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愚以爲不然此所謂士乃爲士者之子也士之子未有爵命與庶人無異其娶妻也安得卽有妾隨之媵本送嫁之名男女皆有之鄭氏前解媵衽席于奧謂媵送也女從者也此解得之後忽解娣姪從之謂之媵是又以媵爲妾矣夫士之子但娶妻耳寧有同日納妾者婦之家但嫁女耳寧有幷其娣姪配之者此必無之禮

何鄭氏之謬妄如是惟媵乃送嫁之名故伊尹爲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爲秦穆姬媵臣皆言送女于其國耳卽春秋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其義亦然孰謂媵卽娣姪哉或曰詩江有汜篇言美媵也是亦以媵爲妾矣曰詩序出衛宏手安可爲證況玩其文義當美妾而不當美媵吾正以序爲妄而可以爲證乎或曰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以娣姪從其夫人又自有娣姪故爲九女此非公羊傳之言乎曰此公羊之謬論尤不可信試以春秋實事證之成九年晉伯姬歸于宋春秋書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

人來媵夫此三國皆大國也肯以其二女一孫女並爲人之妾乎卽如公羊言亦當兩國來媵何故乃有三國可曰一娶十二女乎古云媵必以同姓則衛晉來媵可也齊人何故媵之固智諸說皆妄不可信爲古禮而援以証士禮也且使諸侯嫁女必以娣姪從則其次女必不得爲人正妻矣何以晉有叔姬季姬皆嫁于諸侯而春秋屢書之乎況娣姪之年未必與所嫁之女相若又有有娣而無妹者有妹而無姪者何以一女適人卽以娣姪從之卽使娣姪皆備亦無並嫁一人之理只此爲諸侯之禮猶不可豈士之娶

妻而娣姪即隨之乎公羊言諸侯嫁女二國來媵其女既謂之媵矣娣姪之從之者復以何稱將謂之媵乎不謂之媵乎如謂之媵是媵之下又有媵焉恐古禮不如是也且古人訓並后匹嫡今稱爲諸侯之女妾亦諸侯之女其勢必不相下一嫡二媵皆有娣姪貴與之相埒其情亦必不相能則嫌隙易生宮闈必不靖先王寧不慮及此哉或曰韓奕之詩言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左傳言衛莊姜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已子夫不有娣乎曰娣非謂耑女弟也如門人於其師自稱弟子豈眞其弟其子哉蓋自屈於

卑幼而尊其師如父兄也禮之所謂娣亦此類其父
母家以他女送嫁爲女之伴事畢則遣還其所謂媵
則婦人之知禮者父母家使之相禮亦事畢遣還皆
非妾也媵則凡嫁女者必有娣則非富貴家不能備
故曰雖無娣媵先謂嫁女而有娣則先酳其娣無娣
則先酳其媵以媵乃女家之人有客道焉故先御而
酳也奈何以娣爲妾又解妾爲媵而瀆亂古人之禮
哉知此不但士之初昏無妾卽諸侯一娶九女之說
亦灼然可知其妄矣

讀儀禮三

儀禮特牲饋食篇主人既獻兄弟長兄弟衆賓長爲加爵致主人主婦卽繼之曰嗣舉奠鄭康成註曰嗣主人將爲後者又祭畢尸出將行養禮有宗人遣舉奠之文註謂舉奠卽嗣子與長兄弟並爲養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皆答拜則是父拜其子矣父拜其子世所未聞而周公乃制之爲禮乎鄭註既如此賈公彥疏亦因之而未嘗致疑吾意古禮必不然舉奠必非嗣子蓋宗人乃一族之長又執事于廟中故尊之爲上養而令之舉奠所言宗人遣舉奠

者猶言遣宗人舉奠云爾奈何泥舉奠爲嗣子而亂先王之禮制哉夫所謂長兄弟者非主人之庶兄即一從再從三從之兄其分尊于嗣子矣今令嗣子爲上餕而長兄弟反爲下餕何名分之倒置也惟上餕以宗人爲之則長兄弟固應處其下而主人之拜之也亦宜註謂嗣子與兄弟餕其惠不過族親蓋以少牢饋食有四餕以上下佐食爲上餕賓長二人爲下餕大夫位尊其惠及于異姓而士禮但言同姓故言惠不過族親此宗人非族親而何固與註說不背也況經文宗人遣舉奠下即繼之曰及長兄弟盥立于

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夫所謂奠者必非所奠之爵也凡設品物于席上皆謂之奠祝命嘗食餕者舉奠即舉所奠之黍稷而嘗之也若以養者爲嗣子又以舉奠爲嗣子不應有此重疊之文註說之謬益可知矣蓋宗人遣舉奠之上經文言徹庶饈設于西席下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簋所以盛黍稷故知舉奠爲嘗黍稷也主人再拜之後更有洗酌醑酢之文拜送拜受者數次是父子而行賓主之禮全不顧天倫之敘矣曾謂周公制禮而有是哉且餕之爲義餐即餕字所以須祖宗

之惠于族人故不特設俎豆即用祭餘之庶饈今不頒于族人而頒于已之子何名為餕或曰文王世子不曰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乎曰非此之謂也彼乃諸侯之禮諸侯分尊不躬行享祀諸禮悉令上嗣代之故有此文豈謂父拜其子亦如鄭氏所云哉余為此說於禮制無所紊即解經亦不為穿鑿敢書之以質于知禮者焉

羣書疑辨卷第一終